

诛金记

樊健军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诛金记

樊健军◎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诛金记 / 樊健军 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7. 2
(中国作家·江西原创)

ISBN 978-7-5063-9322-5

I. ①诛… II. ①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15390号

中国作家出版集团·江西作协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

诛金记

作 者: 樊健军

责任编辑: 桑良勇

装帧设计: MORE创意·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80 千

印 张: 20.25

版 次: 2017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322-5

定 价: 40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中国作家·江西原创

总 策 划 / 何建明

总 协 调 / 汪天行 刘 华

叶 青 黄宾堂

评委会委员 / 张 陵 张水舟

包明德 张亚丽

统 筹 / 江 子 秦 悦



樊健军

江西修水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，江西省文联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作家。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小说界》《天涯》等杂志发表小说，有小说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作品与争鸣》《长江文艺（选刊版）好小说》等刊物转载，并入选多种选本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桃花瘁》，小说集《行善记》《有花出售》《水门世相》等。曾获江西省优秀长篇小说奖，第二届林语堂文学奖（小说），第二届《飞天》十年文学奖，首届《星火》优秀小说奖，入选加拿大列治文公共图书馆最受欢迎的中文小说名单（繁体）。

上 部

金矿发现的那个秋天，我依旧无比憎恨我爹朱牵。那个秋天天蓝云白，野菊灿黄，所有颜色都比黄金纯净，这样的天气很适宜憎恨一个人。我有十个理由憎恨朱牵，每个理由都是一粒响当当的铜豌豆。我将铜豌豆一粒一粒掷在铁砧上，铁匠朱牵光着膀子，舞着八磅锤，我的铜豌豆又石又镗，捶不扁也砸不烂。他愤怒地将八磅锤扔出铁匠铺，一只在场地上徜徉的蜥蜴遭遇飞来横祸，丢下一截蓝色的断尾仓皇逃走了。

我的第一粒铜豌豆就是朱牵不该用金豌豆砸女人。听水门村几个碎嘴的老人说，朱牵是个败家子，我爷爷朱铁是个守财奴。朱铁一生聚敛了无数金砖金瓦，和无数细碎的金颗粒金末儿。他用从景德镇贩来的白瓷小酒盅和本地生产的红泥小炭炉，将金砖金瓦金颗粒金末儿熬成一粒粒金豌豆，每粒金豌豆都刻上朱铁的名字。这些金豌豆被他秘藏在一间石室里，石室四壁都是花岗岩，石头与石头之间铆着公母榫，地板是整块的花岗岩，蚂蚁都休想钻进去。石室里有几口铁皮箱，箱子里齐齐整整码放着朱铁的老婆朱吴氏亲手量身剪裁的棉布袋，棉布袋不大不小，刚巧装得下一百粒金豌豆。那些装有金豌豆的棉布袋，就像粮仓里的老鼠，一只只胖乎乎肥嘟嘟。石室只有一个不足两尺宽的狗洞，狗洞封了一扇铁皮门，门上有把铜锁，铜锁只有一把钥匙，钥匙系在朱铁的腰间，穿钥匙的牛筋缩了个死结，谁也拆不开。朱铁无论吃饭还是睡觉都不会解下钥匙，开门时必须趴在狗洞前的地板上，将腰抵住小铁门，才能勉强打开铜锁。朱牵要想从石室里拿到金豌豆比从老虎嘴里拔牙还困难，可他的确拿到了刻有朱铁名字

的黄灿灿的金豌豆。

朱牵不是个傻瓜，绕过朱铁跪倒在我的曾奶奶朱陈氏膝下，他是朱陈氏的掌上明珠，朱陈氏早年不孕，拜观音求秘方，年过四十才产下朱铁一根独苗，原本寄希望于我奶奶朱吴氏繁茂门庭，可朱吴氏生过几胎都是女丁，男丁只有朱牵一个。

朱牵向朱陈氏磕了几个响头说，奶奶，我要用金豌豆给您娶个孙媳妇，给您生一大堆孙子孙女。

朱铁被迫屈曲肥胖的身体，一次次趴在地板上，将金豌豆从狗洞里掏出来，恭恭敬敬呈给朱陈氏，朱陈氏将金豌豆放在朱牵的掌心说，我只要孙子，不要孙女。

朱牵捏着装有金豌豆的棉布袋屁颠屁颠跑去村口，村口有棵上了年岁的白果树，虬枝盘曲。每个上了年岁的村庄都有一棵象征性的大树，根系就像村子里的人一辈辈往后繁衍，根系越细小辈分越低微。朱家是水门村的主根，张姓是侧根，其他人都是细瘦的根系。朱牵爬上树，藏在枝叶深处，见有女人经过偷偷朝她丢一粒金豌豆。女人挨了砸张嘴就要骂人，前后左右扫一圈没见着人，不知该骂谁。继续低头走路，猛然瞥见泥地上一粒金黄，捡起来放在嘴里咬一口，是粒金豌豆，上面刻着朱铁的名字。女人多咬几口，将朱铁的名字咬成几颗犬牙印，认不得了，才将金豌豆藏进贴身的衣袋，不声不响走了。一个女人捡到金豌豆偷偷说与了自家姐妹，七小姑八小姨，都说是鬼送财，很多女人有事没事都爱往白果树下跑，希望遇上那个施财的善鬼。朱牵将朱铁聚敛的金豌豆扔干净了，仍旧没有找到一个女人做老婆。我咒骂他是头蠢驴，别说娶一个老婆，就是娶一百个老婆，也花不掉一棉布袋金豌豆。他将我害惨了，我本来有希望继承朱铁的遗产，黄灿灿的金豌豆偏让他当石头扔掉了。

第二粒铜豌豆就是朱牵不该娶朱樊氏做他的老婆。朱牵都打了二十八年光棍，还在乎后面的几十年，何况朱樊氏并不是个美人，大手大脚，膀圆腰阔，一脸黑芝麻，说话像个土匪，粗声粗气。吃相更不雅观，每顿三海碗，狼吞虎咽，风卷残云。一身气力能当牛使唤，一

次犁得完半亩地，能扛两百斤重的木头，能挑两扇磨豆腐的石磨。朱奎比朱樊氏瘦了半个身子，矮了半个脑袋，饭量和气力都敌不过人家。朱奎的手心攥着最后一粒金豌豆，扔还是不扔，他的手在哆嗦，额头在冒汗，金豌豆滑腻腻的，险些像鱼一样溜走了。

朱樊氏挑了两口新凿的给猪当食槽用的石槽，放下挑子在白果树下歇脚。她挥着袖子擦了一把汗，朱奎没敢将金豌豆扔下去。她以手当扇扇了扇风，他还是没敢将金豌豆扔下去。她歇息了一会儿，汗收了气匀了，弓下腰将扁担搁到肩膀上。朱奎见她要走就着慌了，最后一粒金豌豆从指缝间漏出去，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她的额头上。朱樊氏攒足了劲头对付石挑子，金豌豆刚巧砸下来，将她憋着的一口气噗嗤一声砸泄了。

她被砸恼火了，抄起扁担找寻肇事者，转了两圈没找着人，猛抬头发现在白果树叶中间缩头缩脑的朱奎，她在内心咧嘴乐了。她认得他，扬起扁担吓唬说，谁屋里的崽，是我上树去，还是你下地来？

朱奎瞧见扁担不只手哆嗦，嘴也跟着哆嗦，说，我……我给你扔金豌豆，我不骗你，金豌豆就落在你脚边。

她正眼不瞧地上说，谁稀罕你的金豌豆。

他委屈得哭上了鼻子说，你别上树来，我……我也不下地去。

他在树上抹眼泪，她就嗖嗖爬上树，捉住他的脚掌拽一把，他跌进了她怀里，再扔一把，他一个狗吃屎趴在地上。他顾不上疼痛，爬起身没命似的奔逃，没逃几步远又让她捉住了，夹在腋下，夹到朱府大门前扔在朱铁脚下。

朱樊氏说，朱奎调戏姑娘我，还用金豌豆砸了我一个青包，您当爹的得主持公道。

朱铁瞧了瞧她额头上的包块，眨巴几下眼睛没吃透她的话，问，你要我怎么主持公道？

她说，要么……要么让我砸朱奎一扁担。

朱铁瞧瞧她的扁担不说话，朱奎在地上哭开了说，爹，您别让她用扁担砸我，她砸我一扁担您儿子就没命了。

朱奎没了命，朱铁就断子绝孙了。朱铁比朱奎还紧张，问，要么……要么怎样？

朱樊氏忸忸怩怩地说，要么……要么让我喊您一声爹。

朱铁才松了口气说，姑娘早说呀，你差点将爹的命吓没了。

第三粒铜豌豆就是朱奎不该从朱樊氏肚子里鼓捣下我大哥朱大手。他鼓捣下朱大手也就罢了，还给他鼓捣那么一双手，手掌比蒲葵扇还宽阔。别人扇一巴掌顶多赶走一只蚊子，朱大手扇一巴掌，刮起来的风能把一头牛吹跑。朱奎给朱大手一双大手也就罢了，还将祖传的打铁手艺传给他，传给他打铁的手艺还不算，还将铁匠铺也传给了他。可在朱大手跟前我只有装哑巴，什么也不敢说，他若是发怒了扇我一巴掌，估计我的脑袋会飞到月亮上去。

第四粒铜豌豆就是朱奎不该生下朱铁头。他有个朱大手该知足了，偏偏又生了个朱铁头。朱铁头生就生了吧，还给他生了那么大的脑袋，比我的脑袋大三四倍。虽然我没瞅见他哪儿聪明，可人家都说大脑瓜聪明，我就不能不憎恨朱奎了。

第五粒铜豌豆就是朱奎不该戳弄下大鼻子朱鼻。一个大鼻子搁在脸中央并不见得有多美观，可终究有个骄傲的大鼻子，哪像我细胳膊细腿，窄脸薄嘴唇。况且朱鼻的大鼻子特别灵敏，哪儿有好吃的，隔个十里八村都闻得到。我恨不得割下他的大鼻子来下酒。

第六粒铜豌豆就是朱奎不该让朱樊氏奶下大耳朵朱耳。朱耳有双招风耳，比猪耳朵还阔绰。耳朵宽好听声，有谁说了他的坏话，他立马就知道了。就算说的是梦话，也一样漏不掉。一个人难免会说别人坏话，可说朱耳的坏话得多长几颗脑袋，一不留神就会被他拧下一颗。

第七粒铜豌豆就是朱奎不该继续折腾朱樊氏，瞎折腾一番也就罢了，硬生生又折腾出来个朱小眼。朱小眼是小眼睛，小眼睛不好看，可小眼睛聚光，骨碌碌转得飞快，眼珠子活络的人鬼点子多，眼睛转一圈一个鬼点子，转一圈又一个鬼点子，让人防不胜防。我总结过这辈子让我吃亏最多的两个人，一个是朱奎，另一个就是朱小眼。

朱耷是根独苗，朱樊氏一下子给他添了五个男丁，本该心满意足了。朱耷很委屈，我想住手啊，可老子朱铁不答应。朱耷只有在朱樊氏那一亩两分地上继续耕作，她虽然是块纵横辽阔水草丰茂的沃土，可毕竟架不住轮番轰炸，地寡了草瘦了，产下的是个赔钱货，取名朱眉。这是我憎恨朱耷的第八粒铜豌豆。朱耷赔钱本来不关我什么事，可仔细琢磨起来他赔的钱中有我的一份，如果他不赔钱给她，我将来有可能就多分得朱耷一些遗产。况且朱眉这女人不像五个哥哥，也不像朱耷和朱樊氏，她皮肤白净，身材魔鬼，两弯柳叶眉搭配一双大眼睛，一笑一颦，村里的男人多半因她失过魂。

第九粒铜豌豆就是朱耷不该顺手牵羊将我牵到人间来。他有了五个儿子一个女儿，再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也不少。他何必把我弄到人间来遭罪受难，纯粹同我过不去，我上辈子挖了他家祖坟。我没理由不憎恨他。那会儿村里的人都饿得面黄肌瘦，挑不了粪桶握不住锄头，干农活儿的力气都得向别人乞讨。朱耷和朱樊氏竟然有劲道干那种事儿，既然干都干上了，就该尽力干，偏偏又怜惜气力，偷工减料马虎了事。我从朱樊氏肚子里钻出来时就像只老鼠，身子瘦小，獐头鼠目，贼鼻贼耳，手掌比不过朱大手，脑袋比不过朱铁头，鼻子比不过朱鼻，耳朵比不过朱耳，朱小眼的眼睛倒是同我的眼睛一般大，可我的大眼睛没他的灵活贼亮，更别说朱眉的两弯柳叶眉。我怀疑我是朱耷半只精虫变的，或者仅仅浪费了一条精虫尾巴，所以朱耷很后悔，给我安上了朱尾的名字。而且我这尾巴是兔子尾巴，总也长不长。

第十粒铜豌豆是冲着朱眉去的，我憎恨朱耷没将我造成个女孩。他将我弄成只小老鼠不恨他，我的手掌没朱大手的阔不恨他，甚至我的大眼睛没有朱小眼的贼溜也不恨他。虽然我是他同朱樊氏娱乐的副产品，也不怪罪他，那年月村里的夜生活太单调，他不干这事儿就没事可干。我咒恨他没将我生成个女孩。他本来就将我造得马虎，干脆马虎到底，少造那么一点儿岂不更省事？我要是女孩，哪怕没有长得朱眉那样妖媚，脸上撒满黑芝麻，也心甘情愿。我要是个女孩，朱眉长得再怎么妖贱，也绝不会让她骚过我。我要未嫁就先生个私生子，

我要嫁了人就偷男养汉，把男人们袋里的金豌豆一粒粒洗劫干净。叫他们心甘情愿把金豌豆扔进老娘的裤裆里来。我要羞臊死他，看他朱奄拿什么敢去白果树上砸女人。

水门村那些嘴巴长得像喇叭的人叹息说，自从朱奄朝朱樊氏掷去最后一粒金豌豆，村子里有将近四十年没见过黄金了。朱奄扔出去的金豌豆好像变成了土行孙，一粒粒都隐遁了。他们的表情很奇怪，像愤怒又不像愤怒，像嘲笑又不像嘲笑，像谴责朱奄又不像谴责朱奄。那些不见黄金的日子，朱奄是不是很苦闷，是不是茫然无措，是不是若有所失，是不是无所事事，我不知道。你问我，我去问谁。

见不到黄金的年月，女人就把纳鞋底用的铜顶针当戒指戴在指头上，铜顶针是红铜的，没有黄金的光芒，年月久了还生了绿垢一样的铜锈。有人在水边用沙子擦拭烧水的铜壶，铜壶是用旧朝的铜钱打制的，擦着擦着铜壶就现出了黄亮的颜色。如果刚巧有个孩子经过，不管男孩和女孩，擦拭铜壶的人就会说，瞧瞧，这货就是黄金，黄金就是这么虚荣的。那稀罕的黄金在孩子的想像中，就沦为了黄铜一样的贱狗屎。

金矿发现的前几年，水门村只有两个地方才能见到如假包换的黄金，一个地方在一个叫金牙的男人嘴巴内，另一个地方在朱樊氏左手的无名指上。金牙的牙齿坏了，牙病发作时脸都扭成了麻花，他儿子带他到县城，花了一头肥猪的价钱镶了两颗金牙。金牙原本不叫金牙，镶了金牙后真名倒没人叫了，都改口叫他金牙。别人想看稀奇的黄金就屁颠屁颠跑到金牙跟前，想个什么法子逗金牙笑一笑，饱饱眼福，解个心痒。金牙琢磨不透别人为什么会逗他笑，也没去仔细琢磨，正好借机抖露一下那两颗花了血本的金牙。后来金牙窥破了别人逗他的秘密，再也不轻易张开嘴笑了。无论多么可笑的事情，他都抿着嘴，不让金牙漏出半点光芒。别人非得买些吃食给他，才能有幸目睹那两颗金灿灿的牙齿。我却不用给金牙买吃食，他不笑我就用手挠他，挠他腰不笑就捣他大腿根，直到他笑得合不拢嘴才罢手。

朱樊氏无名指上的金戒指是个老货，抻开了像根韭菜叶，打金匠都叫它韭菜边。她的韭菜边并不是天天能见到，铡草时不戴，洗衣做饭时不戴，雨雪阴天也不戴。日子闲着了，逢年过节了，儿女们有了喜事，她的心滋润了，才把韭菜边箍在指头上。所以能见到韭菜边的人有限，见过的人又喜欢拿她的韭菜边来抖擞，那些没见过的人受了诱惑，想方设法靠近她，她却不解别人的眼馋，轻易不将韭菜边亮出来。村里人对韭菜边的来历有过许多种猜测，猜测与猜测相互架桥，唇枪舌剑，有一种猜测慢慢占据了上风。他们一致认为，要么是朱铁当年不老实私藏了黄货，要么就是朱牵隐藏了金豌豆。

朱牵说，藏个茧，掏阴沟掏的。

他的脸色阴沉，并没有因为掏到金戒指而喜形于色，八成在撒谎。

村里人都不相信朱牵的解释，他们掏阴沟掏上来的都是稀泥烂泥臭泥，一身腥臭，他掏阴沟就能撞大运，就能掏出金戒指。他们不相信他，我更不信任他。

我问，爹，最后一粒金豌豆是不是寻回来了？

他瞪大血红的眼睛呵斥我说，什么金豌豆银豌豆？！别听那些烂舌根的，闲着没事嚼蛆喷粪。

每次说到金豌豆他的眼睛就血红，脸也变得赤红。他说得越恶劣，我就越不相信他说的是真话。用金豌豆砸女人这种事情并不是什么光彩的历史，只有花痴和蠢蛋才干得出来。他见我疑神疑鬼，扑上来拧我的耳朵，我闪闪身子，歪歪脑袋，还是没能躲过他的猫爪。他捉住我的耳朵一撕一拧，我的耳朵像被他扯下一大块。我狠狠地朝他的脚背跺上一脚，他哎哟一声惨叫，拐着脚蹦弹起来。我趁机挣脱他的猫爪子跑了，人是逃远了，可半块耳朵还捏在他手上。

他边弹跳边咒骂说，尾巴，你这条疯狗，有种就别回来，回来了我不打断你的狗腿子就不姓朱，哎哟哟，我的脚让这疯狗踩烂了。

他将我的金豌豆扔掉了，活该踩烂他的脚。我不理睬他，径直奔向村口的白果树。我要去白果树下寻找金豌豆。从七岁时的某个下午听说朱牵用金豌豆砸女人的故事开始，我就天天往白果树下奔跑，不

管刮风下雨打霜落雪，从来没间断过一天。朱牵在白果树上扔下那么多金豌豆，总有一粒两粒被女人们遗漏了的。他砸朱樊氏的最后一粒金豌豆，朱樊氏不稀罕，他也没时间来及拾回来，肯定还在白果树下。我只要捡到一粒金豌豆，一粒金豌豆就能娶回一个老婆。我有一粒金豌豆，水门村的女人就任我挑选，我想要谁做我的老婆，谁就是我老婆。朱大手用三升干薯丝当彩礼娶回了大嫂，朱铁头用钓黄鳝赚来的两块钱娶回了二嫂。如果我有一粒金豌豆，先挑选一个个子矮一些，身材娇小一些的女人，做个暂时的老婆。我的个子长高了，身体长胖了，有了足够的金豌豆，我再重新娶一个高大一些的女人做老婆。我也想像朱牵那样，有七个崽八个孙。

我在白果树下来来回回，寻了十几年，都没有寻到一粒金豌豆。村里人都晓得我在寻金豌豆，只要我往村口方向去，就会有人招呼，朱尾，又去捡金豌豆啊？或者说，朱尾，都捡一箩筐金豌豆了吧？他们嘲笑我，可不会动摇我寻找金豌豆的决心和信心，终究有一天我会寻到金豌豆。要是男人们嘲笑我，我就朝他们脸上啐一口痰说，我戳死你老婆。女人们嘲笑我，我照样吐她们一脸唾沫，是年轻的女人，我就说，我戳死你。换了老女人我就说，我戳死你女儿。

那天，我在去白果树的路上遇见哑巴，一手握着镰刀，一手捏了个饭团，上山去砍柴。我不喜欢遇上女人，遇上女人就晦气。我遇上哑巴就特别来劲，哑巴虽然不会说话，但他是男人，况且柴通财，预示我有可能拾到金豌豆。我做了个手势挑逗哑巴，哑巴常用那个手势猥亵女人。哑巴是三十好几的人，没结过婚，见了我的手势更来劲了，啊啊叫着用手势回应我。我打手势说将村里的女哑巴嫁给他做老婆，哑巴越发手舞足蹈。他得意起来就忘记了手上拿着镰刀和饭团，打手势时镰刀脱手而落正好砸在脚背上，幸好是刀背朝下才没砍出血口子。他啊啊哭着去捂脚掌，饭团又滚出手跌在地上，饭团包裹了塑料布，像个皮球，歪歪扭扭，朝路边的臭水沟滚了过去。哑巴顾不上脚痛跳起来去追饭团，还是慢了一步，饭团扑通一声跌进臭水沟，溅

了他一脸臭水。

头顶上天高云淡，田野上到处都是成熟的金黄。一群花喜鹊栖在白果树上叽叽喳喳，唱着欢快的山歌。白果树还是朱奎用金豌豆砸女人时藏身的白果树，只不过树身更粗壮，几个人都抱不过来。白果树叶像是用黄金打磨的，灿烂得像新婚女人的笑脸。

一切都好像预示我会找到金豌豆。

我翻开草丛，草丛里是黄金般的光斑，搬动石头，石头下也是黄金般的光斑。这些草丛让我翻找过无数次，这些石头也让我搬动过无数次，每次都没有遇见梦寐以求的金豌豆，可下一次我又怀着无比热切的希望来骚扰它们。我踢踢踏踏在草丛里走了好几遍，将所有的石头都挪动了位置，一无所获。我有些泄气，懊悔自己没有带把鹤嘴锄来。我想爬到朱奎曾经藏身的枝丫上去休息一会儿，爬了几次都滑下来了。以往运气好时，随便爬几下就能爬上树腰。我爬不上树就屁股遭罪坐在了地上。

我背靠白果树干做起了春秋大梦，白果树上结着无数金币，风一吹金币就丁丁当当往下坠落。我抖开一只麻布口袋，金币就蜂拥进了袋子。麻布口袋的肚子胀得鼓鼓的，就像只吸足了血的蚂蟥。风突然狂暴了，麻布口袋被卷离了地面，越飞越高，眼看就要越过白果树。我慌忙跳起来去追麻布口袋，身子还没绷直，脑袋就撞上了白果树干，咚的一声响，麻布口袋爆炸了，金币像狂蜂一样横飞乱舞。我的脑袋嗡嗡叫了好一阵子才平静下来，我的眼前张开着一对巨大的招风耳，日头偏西了，耳朵被照个透明，筋筋络络的血丝纤毫毕现。是朱耳，扛了扒猪屎用的猪屎笆立在我跟前。

我怀疑朱耳趁我做梦时用猪屎笆砸了我，摸摸脑袋，脑袋上真就有个包块。我立刻冒火了，蹦起来去揪他的招风耳。

我说，狗戳的朱耳，你竟敢用猪屎笆砸我。

他捉住我的手说，别闹了，帮四哥做件事。

他捉住我的手我就没法动弹，我张嘴啐他，啐了他一脸唾沫。

他腾出一只手来捂住我的嘴巴说，跟四哥走，有件天大的事等着

你来做。

他捂住我的嘴，我就张嘴咬他。

我不相信他的鬼话，他从来没少干残害我的勾当。他把准了我在找寻朱耷的金豌豆，有一次偷偷对我说，他晓得朱耷将金豌豆藏在什么地方。我听信了他的鬼话，在茅房的墙洞里掏啊掏啊，真就掏出了一个布包，拆开一看却是一泡粗硬的狗屎。又一次，我在桐树下臭泥，桐树上有个马蜂窝，他用石头砸烂马蜂窝就跑没影了。数不清的马蜂发了疯找我拼命，我吓得裤子都没穿上，光着屁股逃了七八里地，才摆脱马蜂的攻击。我的茧子根下挨了马蜂一针，茧肿得像只葫芦，半个月才消肿。要不是我逃得快，恐怕早让马蜂蜇没命了。后来朱耳对我说，马蜂蜇人会让人增高，你觉不觉得长高了？我的腿好像长了一些，估计是让马蜂追着跑长的。

我问他，你又发现了朱耷藏金豌豆的地方？

他的耳朵直起来，像是察觉了野物动静的狗耳朵。白果树下静悄悄的，除了我和他外没别人。

他说，叫你尾巴真没冤枉你，你就是个井底之蛙，没见过世面不说，想象个世面都不敢，朱耷那些金豌豆不过一根茧毛，一根茧毛都不是，四哥给你说的可是一座金山。

他每次哄骗我时都会说得天花乱坠，可这一次怎么也煽不动我。被他骗一次是相信他，被他骗两次是轻信他，被他骗三次就是个傻瓜，一个无药可救的蠢蛋。他的耳朵像抽去了骨头，软溜了，扇了扇，又像狗耳朵那样直了起来。他扭扭脑瓜朝村子里扫视了一圈，才扯过我的耳朵说，哑巴发现了一座金山。才放了我的耳朵，又扯过去附在耳朵眼里说了一遍，可不许对任何人说。

他从怀里摸出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，石头早被砸开成两瓣儿，掰开，给了我一瓣儿。是块石英石，石头上散布着喜鹊窝似的小黑斑，有块黑斑的中央有粒黄豆大小的金点，闪烁着处女似的羞涩的光芒。他指着金点说，这是黄金。我使劲用指头抠，怎么也抠不下来。他见我抠黄金赶忙将石头抢了回去。我无法确认那金点到底是不是黄金，

如果不是黄金，他说不定又在耍弄什么鬼花招。万一是黄金，那就不是一粒两粒金豌豆的事情，何况还是哑巴发现的。

我想起早上捉弄哑巴的情景，后悔得肠子都青了，我使坏让他被镰刀砸了脚，还让他丢了饭团害他饿肚子，哑巴绝对不会将发现黄金的地方告诉我。

我指使朱耳说，你撬下来，给我试试是不是黄金。

他捂着石头说，我试过了，是黄金。

他不撬石头我就不理他，抬头去看白果树叶，白果树叶金黄金黄的，就像一只只黄金的手掌。他最终屈服了，狠下心，用猪屎铤磕了一下石头，金点掉落在他的掌心。他将金点递给我，我放在嘴里咬了一下，又咬了一下，金点是软的，真是黄金。黄铜会硌牙齿，黄金一咬一个牙印。我惊呆了，那真是金石头。

我急切问，四哥，你要我去做什么事？

他慢条斯理说，很简单，你去铁匠铺将朱大手的八磅锤钢凿全都给我拿出来。

我又问，你要八磅锤钢凿有什么用？

他说，你真是个傻子，金石头不用八磅锤砸，不用钢凿凿，怎么弄下山？

我再问，你凿了金石头拿么好处给我？

他又用猪屎铤砸了一下我脑瓜说，狗戳种，就你贪心，四哥给你打金豌豆，你想要多少就给你打多少。

可我不想便宜他，要将以前他捉弄我让我吃的亏全部赚回来。我仍旧赖着不走说，你得先给我十块钱。

他的耳朵又软溜了，说，四哥今天没钱。

我说，那你把金石头给我。

他的耳朵弹起来，绷直了说，算你狠。

他在口袋里摸了半天，摸出两张五块的钱，一张皱巴巴的，另一张残了一个小角。他将那张残了一个小角的五块钱扔给了我。

天地间好像一只铁匠炉子，走到哪都亮亮煌煌，路边的野菊一簇儿一簇儿，都戴了黄金做的花帽子。一条金背的四脚蛇在花帽子下哧溜一声钻出来，又哧溜一声钻进了花丛。一只肥胖的黄蜂受了惊吓，金翅膀忽闪忽闪朝另一簇花帽子飞去。

朱耳一手握着猪尿甌，一手拽着我径往铁匠铺奔走。他的肚子嘎啦嘎啦叫着，声音很辽阔，像那两瓣儿金石头在磕牙。我的内心有无数金豌豆在跳跃，怎么捂也捂不住，天上地下都是蹦蹦跳跳的金豌豆。他为了避人眼目不走大道，从小道上了东边的引水渠，引水渠到秋天就干涸了，比大道还平坦。他捉住我的胳膊将我扔进引水渠。他不再拽住我的手，任由我自由走动。引水渠有一个人高的深度，没有别人帮忙我爬不上去。引水渠由北向南走，七拐八弯，过了两座水泥砌的独槽，走了大约四里地，从引水渠里爬出来就是一道斜坡，斜坡上栽了竹子，穿过竹林就是朱家铁匠铺的后门。

我曾经憎恨朱牵将铁匠铺传给朱大手，这种憎恨的起因并不是我稀罕铁匠的手艺，也不是贪图铁匠铺的财产，而是他将铁匠铺传出去时说过一句话：铁匠锤下有黄金。朱牵不过鹦鹉学舌，这句话是我爷爷朱铁将铁匠铺传给朱牵时说的。朱铁也是鹦鹉学舌，我曾爷爷朱敬山将铁匠铺传给我爷爷朱铁时，说过同样一句话。往上追溯就追溯到了我曾曾爷爷朱鼠头上。

铁匠锤下有黄金。

铁匠锤下有黄金。

我一遍遍咀嚼这句话，铁匠锤下哪来的黄金？朱铁用白瓷小酒盅和红泥小炭炉熬了那么多金豌豆，那些金豌豆果真全部让朱牵砸了女人？我猜想至少有一部分金豌豆，可能让朱铁埋藏在铁匠铺的地底下。我一次次进入铁匠铺找寻藏匿的金豌豆。我倾倒了炭篓，敲烂了水池，踹破了风箱，拆除了火炉。我用铁锄将铁匠铺的地板翻了个底朝天，找到的都是生了锈的铁豆子，金豌豆一粒也没有。我怀疑铁匠铺挪动了位置，现在的铁匠铺不是原来的铁匠铺。

朱牵说，现在的铁匠铺的确不是原来的铁匠铺，原来的铁匠铺只